

校園崇拜承傳創新 奧跡重演認古識今

神學家韋柏 (Robert E. Webber) 曾將崇拜定義為「就是實行上帝的事情。」¹，羅炳良教授也曾闡釋此話：崇拜講述及重演已經成就的事情，她建基於上帝往昔的救贖行動，又同時預習新天新地，並等待上帝對世界的預期²（按：此句經筆者撮寫）。我們相信，只要能夠貫徹禮儀的內涵，輔以嶄新的方式來講述及重演「上帝故事」，崇拜是歷久常新的。

由以上信念推動，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在林振偉法政牧師的帶領、並洗月芬牧師和徐旭帆牧師的襄助下，近年積極更新學校崇拜形式，加入多種嶄新元素，務求讓學生在崇拜之中更深刻地經歷「上帝故事」。

其中最明顯的更新，莫過於棄用禮台，改為將聖壇 (Altar) 及講台置於台下，師生則如同心圓般圍繞及面向聖壇就座，只留中間通道，所有禮儀程序——



尤其是宣讀福音——都在會眾中間進行，以重塑空間象徵基督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。」(約 1:14)³，藉此增加學生參與崇拜的投入感。沒有禮台的藩籬，學生感受到聖禮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離身之物，而是臨在我們身邊的關切之事，當牧師走在學生中間講道，聖道就顯得如此親切和「貼地」。

此外，我們還積極在崇拜中加入感官元素，就以本年度「基督受難及復活崇拜」為例，除了傳統以話劇形式聲演「耶穌受難」的經課外，在話劇中途還加入了不少數碼聲效——鞭打聲、錘釘聲、群眾呼喊聲、山崩地裂聲等，配合象徵基督復生的燭光與燈光的交替運用⁴，使學生尤如親歷基督受難和復活的事蹟，如此揉合多感官元素的禮儀演繹，非但不減崇拜肅穆，更能力臻禮儀崇拜真義：重現 (Recapitulate) 基督事蹟⁵。

最後，我們相信聖樂不單是崇拜美學的展現，更是盛載和傳遞聖道的媒介⁶。為了更直接地體現這點，我們揉合「獻詩」與「經課」，以獻詩來配合「受難經課話劇」的劇情，在幾個劇情轉折處稍停，並由聖樂小組同學在靜謐中清唱《紫色的袍》的選節，與話劇中的喧鬧聲效對比，凸顯基督受難的淒清與孤寂，如此將經課和詩歌交織在一起，使學生在長篇經課中有沉澱反思的空間，同時避免將「獻詩」誤解成表演項目，用聖樂帶領學生領受聖道。

筆者曾聽過有牧者以一個寓言故事來比喻崇拜禮儀：從前有一所修道院，某天來了一隻貓，牠專門在老院長主持晚禱時騷擾他，院長不忍驅逐貓兒，又怕被貓兒騷擾分心，就在每次晚禱時以繩輕輕地把貓兒栓在座椅旁，直到晚禱完結就把貓兒解開。月復月，年復年，老院長息勞歸主，新院長繼續在晚禱時把貓兒栓在座椅旁，甚至在貓兒死後再另找一隻貓代替。幾代人過去，修道院繼續墨守成規地在每個晚禱上「栓



貓」，眾人卻不明所以。

以上故事或許道出了我們對崇拜禮儀的迷思：不明所以，卻行禮如儀。然而，上帝將學生交在我們手裏，並邀請他們參與崇拜，難道就是要他們學習一些不明所以的崇拜禮儀嗎？禮儀是聖道的良好載具，有深邃的歷史底蘊，但禮儀不能使人聖化，只有聖道可以。願我們都能發揮上帝給我們的知識和創意，在聖靈的光照下，透過崇拜的「美」，述說基督的「真」、解明聖道的「善」。

我們堅信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學校禮儀崇拜也可以歷久常新！阿們。

作者為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教師 譚力恆

1. Robert E. Webber. Ancient-Future Worship. Baker Publishing Group, 2008. P29.
2. 羅炳良，《致親愛的韋柏教授》，基道文字事工網站，2009。(https://www.logos.com.hk/acms/content.asp?site=logos&ap=showbyid&id=1578)
3. 林振偉，《聖餐禮》，宗教教育中心，2020。頁103。
4. Christopher Irvine. The Use of Symbols in Worship.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, 2007. P65.
5. 韋柏 (Robert E. Webber)，《崇拜認古識今》，何李穎芬譯，宣道出版社，2000。頁110。
6. 陳康，《崇拜與聖樂——理論與實踐全方位透視》，基道出版社，2005。頁142。